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閩媛部藝文二

鄭節婦謝氏傳贊

鄭節婦黃氏傳

王節婦湯氏傳

周節婦傅氏傳

王節婦傅氏傳

徐貞婦鄭氏傳

閩貞賦

稟庭堂記

可貞堂記

墓婦賦

集張節婦周葉文序

貞女論

陳氏三節婦碑

溫陳趙節婦恩旌表疏

顧節母傳序

閩媛部藝文二

鄭節婦謝氏傳贊

明宋濂

嗜欲之性人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于邪

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皆生死不相

違矣及遇變故能如其言者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之

害哉若節婦夫死困厄獲不能生而行其自誓之

語如合左券非禮義淪於心能致然耶嗚呼禮義之

足以治人也久矣

鄭節婦黃氏傳

前人

黃為浦江著姓自唐以來即有閩而宋隆興參朱

守士度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瑋子

守貞生淑淑妻不失故家通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

配元至己丑冬十一月歸同鄉鄭氏子漢字仲容

守貞年甫二十奉事上慈下無怠體人稱其賢明年仲

容歸患疽注視數旬一瀉一與盡無如連珠百聚

弗驗守貞扶杖臥於附書於紙而更數之數月久無

懈意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

義夫婦死為義家也歿失節以玷庭門乎其志堅哉

履有誠之者不少動輒焚燬棺槨然能自安送命仲

容從子相焉其後守貞自今四十九及及兄相父生

善品深於禮誼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于數者

要亦未易以成名也今鄭氏之墓十葉聚食全享

孝節其義門其規度整肅如戟衛烈門可畏而可

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

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翬率德勵行而

垂旻之惠消其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旌師之堅

而從禮之謹也傳曰一宋仁一國興仁誠不誣哉子

官保曾時郡國多以為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與

其門閭觀風使成以守貞為首其有不彰明之者

乎平日易頭受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宋

之盛美乎故雖其為傳文一通未冠之文僅有

以扶輿輪為任者而見諸賦味以同其傳云

王節婦湯氏傳

前人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

者乎若上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恭與許湯氏世居武

林處水坊父宋母氏自貞貞十七年同里王君處

聞有容德傳其子資資即其子也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子資資即其

第四二一冊之〇一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閩媛部藝文二

鄭節婦謝氏傳贊

鄭節婦黃氏傳

王節婦湯氏傳

王節婦傳

徐貞婦鄭氏傳

閩貞賦

癸庭堂記

可貞堂記

墓婦歌

集張節婦周葉文序

貞女論

陳氏三節婦碑

溫陳趙節婦恩旌表疏

顧節母傳序

閩媛部藝文二

鄭節婦謝氏傳贊

明宋濂

嗜欲之性人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于邪

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皆生死不

違矣及遇變故能如其言者鮮矣豈非不違禮義

之害哉若節婦夫死困厄饑不能生而行其自誓之

語如合左券非禮義淪於心能致然耶嗚呼禮義

足以治人也久矣

明宋濂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前入

鄭節婦黃氏傳

前入

黃為浦江著姓自唐以來即有閩而宋隆興參朱

進士度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瑪子

守貞生淑淑妻不失故家通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

配元至己丑冬十一月歸同鄉鄭氏子漢字仲容

守貞年甫二十奉事上慈下無怠體人稱其賢明年仲

容歸患疽注視數旬一瀉一與盡藥如連珠百藥

弗驗守貞扶杖臥於附書於紙而更數之雖其久無

懈意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

義夫婦死為義家也歿失節以玷庭門乎其志堅

履有誠之者不少動輒焚燬棺槨然能自安送仲

容貨子相焉其後守貞自今四十九及及相父室生

二子德輝朝夕之其孝亦云昔者孔子稱泣不濟之

善也深於禮謂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于數者

要亦未易以成名也今鄭氏之來十葉獎食全入可

仰其德義之通達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

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治過其門者習率德勵行而

垂及之應消其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師之堅

而從禮之謹也傳曰一宋仁一國興仁誠不誣哉子

官保舊時郡國多以為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與異

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其有不彰明之者

乎耳目即頭受表之樹與門後先瞻映不亦一宋

之盛美乎故雖其為傳文一通未冠之文僅有

以扶輿為任者而見諸賦味以同其傳云

王節婦湯氏傳

前入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

者乎若上節婦者是已節婦者恭與許湯氏世居武

林施本坊父宋母氏自貞自十七年同里王君處

聞有容德傳其子資資即德子也德子一依婦節文

學之常子孫少而資資遊至既生女及聘婦九至正

乙未出而資資已而之村林後九年死資資年三十

七又適寧海湯氏湯氏上家舅姑甚孝姑體體之

體體不獲足便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宋忠莊公微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愚誠又智進士輩溫然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令登成禮貞婦已十九矣時吳天祥與沈朱氏春林皆高貞婦庶日夜事紡績性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婦姑心凡遇宴祭亦悉意以助有不足則發寶貯供事及其自奉蔬食飲水甘之若飴獨疑貞婦出所布帛為令盛裝送婦費始得成喪思誠出下墓地舟覆溺死上航漢貞婦懼喪我欲無生不憚乃助葬舅與夫先塋之側妾姑高堂日開係察時煙寒衣未進之退撫二子諫貞婦從靜處學而與粲己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煙涼魄人不能堪貞婦處之如如父母及諸婦憫其年少欲使其更體貞婦曰吾夫固已有一子在不謂之區奉脫若無子其如此老何義亦不必去也具人之形而大違其行妾肯為之乎即引剪數去髮誓不一天聞者憐而敬退貞婦見二子成立諫以行義察察焉都使者按以政事聞播為麗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諫嘗之官會恩例單及於親愛文錦細錦之賜貞婦益喜名諫至出曰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冰炭自守疏或不給則售此用之備母贖貨也漢武二年知縣何忠以貞婦清潔可厲民風乃上其事于府知府王珍如覆數語浙江按察使李四月得往表其門如令貞婦今齡六十有四歲強無他疾嘗有田宅為強姦所據諫語不得直夫親諫弗與及宅轉屬他姓貞婦孀居之誰者謂貞婦知大體云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其夫才不恃其親

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奈何世教滄土大夫誦法先王往往致主于悖君父有知一婦之微不其知善乃能抗節自守足以增十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特為著傳文一通附以廟子職樹臣節屬名教也昔從茲載

問貞賦
楊干陞

夫何一佳人兮境獨處而無歸朝袍袍以至暮兮夕警慄而遙播言我家長而族成幼幼連朝以好修耳嗟嗟而何寶瑤兮最孔雀之機得獲得勝以元憐兮憐憫而為獨光陰離其續紛兮方冀澤其維繫慕關雎之芳菲兮冀君子之好遠精覽修以為型兮執高門之其華焉附於松柏兮吾博太尊經而麗分恆警戒而相戒焉重修之商義兮方采芹於泮池懷海洋與結綵兮侯和輝其下却將榮耀以貽露兮矢命之不可違易志趣以蘇聖兮代難義以遷長泣號豐而聽以血兮心惻惻而復悲天陰陰其欲雨兮屏翳而將降飛飛而歸來兮難登階而相呼兮獨聽其無光兮撫孤孩於坐隅陳哀吉以為祝兮結瑟思以為余休苦痛以假報兮恍若之年臨予悲喜而欲言兮泣聲聞而傷心猶憶耳以之悲兮今似聞君之聲兮將惜其聞而求今望四壁之蟲吟夜夜哭而不可分淚浪浪而不索朝還拜於瑣幃兮冀桂枝與椒蘭亦必第而不棄兮悅暫悅全誰語人與戚而倍逝兮暑與寒其代序念死生之異制兮十午光而安

脂澤欲盡其載途兮柳華儼以即路者書葬其父兮分冰凍潔其脂而載走而失群兮孤魂時於遠園抱元魄以歸穴兮欲投身而為鴻溝兮機之重孤兮抱元魄而不可忍及於故宮兮哀哀其欲盡何昔日之甘誓兮今直為我哀哀吾同室之人兮泣先妻於山岡也修禱禱之既驗兮人吉余以從古懼夫死為未死人兮言心義其猶未後謀約之婦媛兮適中其懷言曰既與終宜更張兮德已破而重圓何何侯居而自苦兮今猶死其誰憐兮飲飲其佗解兮媒某察余之衷情烈女不更二夫兮今古訓則明明未始有背其夫者今悲黃鵠於兩雙翅更引兮以斷臂兮棄寡操刀而殘兮女輩被以流血兮何氏以衣帶而自經吾悲不及古之人兮又何能堪夫二座球失身於外國兮望悲憤其何如易安自辱於鴛鴦兮空啞吃於秦庭荷大阿之二斷兮又何敢於離離之語哉吾亦知處居之無聊兮忍而不敢解也指蒼天以誓心兮雖九死而不移也辱松枝以掩涕兮倚修竹而延佇於余室之懸懸兮問君子之良苦勉持操以綱綱兮離人瘞而英雄漢智其若須分時冉冉其哀甚哀哀人之日遠兮鄙夷其何處命靈兮以占筮兮白狐臨而問故曰鄙夷其不終分挑知其美盡之所當隨修文於地下兮將玉樓成而作吟賦降降以哀余兮或庶幾乎一遇招魂之仙耶分賦離魂而懷懷過金風使轉一遇招魂之仙耶朝朝朝於其妾兮夕夕至乎湘浦滿清華華之二妃兮離君之杯土事同心而相識兮淚淚其知由道板橋而彈琴兮文君擇其來迎余慰其失節於臨邛

今疾驅而不停縱金轡於沙漠兮噫王嫡於古丘
爾何賢於今兮今爲中華之遺裔朝聘聘聘而暮越兮
過茂妙之西施懷九物之義邦分誰將幾平賜吳周
下土而不見兮將棄去而復封號其以清塵兮
委女從余以揭書天津而避河清兮見河東之織
女隔夫君於一水亦分瓶裝而不得語難爲會之
常兮永相望於終古並燈燭而人月分兮嫦娥於桂
下后拜死已下藏分蒼髮眼而不寐惟廣寒之清光
兮照萬古之長夜屬纖阿以啓啓兮遙太微之所居
荒中心之憤懣兮將叩關而問諸誰何爲而壽分潤
何爲而天共垂賢而早暮兮夏姬淫而二少杜姜仁
而不遇兮城母醜而自好唯南其必合兮胡不與
之偕老孰主張乎是而施之顛倒死者其何心兮
乃冥冥而查香澤華化以歸靈兮抑輪迴於六道何
欲進而獲歸兮下之皆去兮敢目珠而王珠申述
上下而不遇兮增余心之憤憤兮開關之洞開兮
義以抑情兮叩消遙以自舒余車以復路兮卒稅
駕於故處仰神闕之赫美兮輪奐靈輿而凌雲金書
奕其煌煌兮已夫余自節之門城靈輿其高舉兮體
九宵之廣闊端緒忠烈趨勢兮報乾坤之遺恩余雖
老死而無憾兮爲婦子以見君民庶無憾於懷道
兮光形史於千古

敬誌堂記

倪謙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有專迫民彝之具使人盡所
趨向而繫于爲善者所謂表裏互里朝之風聲詩
所錫臣民昭乎中心觀之類是已故當時治隆
俗美世祿兼有非後世所及民彝莫重乎三綱而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表之於表各有當之之道國家
重民所以繫人婦凡能盡忠於其所不者則臣之忠
之必復其所以嘉有殺也重忠動以婦人臣之忠
盡道于其所求者則嘉有殺也及其親所以本厥
白也提養者非我國家專迫之具乎江西監察御史
吳崇川朱公良玉其先君子克明直德初累居師
左爲卒道一子一女皆在襁褓即良玉也母陳特
于嘉年夫死守志以子其孤屏膏沐髮女杜門躬紡
績縫紉以自給艱辛備嘗積累介介動不苟離親舊
亦莫識其面也良玉既長進使就學督學以俱書
札束修之費業成福秀宗朝大顯立元孫拜前官始
得終以爲養有司嘉守節無玷幾四十年而父教
成其子爲國之用崇聞於朝去年冬詔修進門曰良
節捍禦有耀榮增聞里今年良玉又以遺書三藏忠
勤舉職受勳惟思贈父如其官封母爲太夫人太
後褒嘉章炳燦良玉以朝冠殊恩盛典榮於身躬私
竊慶幸乃願其奉母之室曰養親所以昭功德倍君
恩而顯其親於無窮也願識之書聞天人同一理
感應無一微觀之藩人早失所天權守從一以訓子
承家爲務其冰霜鐵石之心惟母盡其已之天而
已然一誠上徹天心信昭不惟俾其忠孝書考又俾
其子登科第位顯榮隆矣夫承而養封贈若及爾人
初志良有所說於斯觀良玉與父不能不報之若是也
天人感應之機孰謂其爲違乎嗟夫婦人爲婦而節
爲母而賢良玉爲臣也忠爲子也孝國奉治化之隆
風俗之美驗之一家而可知天下之大同其民彝
者有不聞風而興慕者乎遂書此以爲記

可貞堂記

李東陽

漢南方節婦曹氏所居之室曰可貞公大夫士爲其
子鉅名之者也節婦太官家女嫁方公佩南數年
二十九而寡舅姑老志于節苦節事嚴奉姑夫不
二志于容飾雖微力營而不事則虧譽耳伏之歷吳晉二
十餘足不出房閨而足則虧譽耳伏之歷吳晉二
佩未及嗣長子政亦沒至是女子敢髮指揮使故
義官而舉武矩習舉子業方濟康節婦泣泣曰
吾不幸分當死所以不即死者以爾輩在爾輩各有
成吾他日庶有以見爾父於地下也弘治初有司上
其節下體部數賞誥誥其門曰貞節後二年節婦亦
卒年五十有三後敏以軍功進都指揮食事婦贈公
佩如其官節婦爲淑人足舉進士陸官體科左給事
中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其一女適都指揮李增門
戶貴顯祿於往昔而斯堂固存千古大夫又從而賦之
至若千子觀易之坤曰含章可貞可貞有一美不可
不貞貞與如是而後可貞也地之承天機不外見而承
載發育歸於有故非有貞固之德含章守久而不
變莫之能也節婦之志誠忠矣然使當時氣義決於
一死則美矣諸風將無所尚以爲命况望其義舉之
成哉譽聞之雖絲毫聲之且目且知此哉其自之德
不可無而亦不易成也且聲之在節婦乃運籌勳力
期立功萬里外而抱又慎守勤民事數天子惠澤
於一方文武之務各分其職故無負焉爲人臣者有
得於含章可貞之教夫與子義而公佩適節婦史
行檢書還遺金三百兩人環其室而婦以節婦之有

義節舉行於世時云刑於寡妻然則齊婦之刑固於是
是在短于禮節所舉士也需乎記銘室之義故測其
所自始者言之

哀婦賦

何景明

子痛吾兄官業未竟抱志中逝而孤嫂懷保遺孤
焚喪在次且謂其長難志自勵庶以不殄兄之義
問矣痛而更以寫作哀婦賦以迺其志焉

嗟伊人之伶俜兮新明皆以自傳言我故遺賢之薄
鄉分編幻訓之章異禮盛年之昌運兮商君子之末
陳侍中帶之權惠兮朗里施而委身未周旋以贈紀
分美中道以先天編日月之歲逝兮保生平之末光
食獨餐以獨處兮潛機官以自防能吾船之盛飾兮
脫柱櫓之文章陳單幃以自蔽兮慕慕草以爲春綈
屋暴之委池兮罕憂傷而不能修夜漫以節旦兮灼
寒膏而不明學生存之慘與兮心結結而不釋忽類
思而就枕兮恍若君之我即承遺志於路康兮託精
魂於遠天風飄飄以吹兮今起覽視其何適淚交頤
以橫兮今魂靈薄而無抗猶問除以舒志兮下蕭室
與舊房望明星以撫燈兮徹月望而微風秋風蓬以
帶兮今起迴風與陰霜蕭蕭草之不敷兮撫枯桐之
影傷感孤魂之離兮今取覽之無行遂踴躍以反
室兮今心悵悵而若喪魄丘墳之唯曉兮陟山椒而慘
惻憐離之甚遠兮觀前葬之蔓城佳兮冬以即之
今珍神靈之修德兮下泉之不逮兮聽哀號而得體
徵受命之不祥兮分艾尤於往航抱遺孤之哀榮兮
指殷日爲矢矢未亡之微驗兮敢資君之盛美苟
明仇之同影兮登遠嶺之可憐重曰幼葉慈育來志

古今圖書集成

良分服事燕修元君分從子遐遊涉江湖今改職
東園遼河集外集見史記水經水經何何意中遠失其
行今陸維我僕安可已分落身國內不下堂今女史
陳國墓共妾兮恪謹一志天彌長兮

集賢堂婦訓集文序

楊繼盛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節義之難者
又其難於婦人之所以守夫人固多事功應時煥然照
耀一世者蓋或出於際際合機激激激激激激激激
爲斯固遇之至願人有才之者皆可能之俗知
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建立如山嶽雖
嘗學犧牲生元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
以定其志以確力其志以當而負荷者鮮不仆矣然
又出於一時其氣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
之難倭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嗚呼婦人之守
節則難而功孤振而先業墜之身百責所萃其負
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無所資然猶立復復無
依其惟立之難耶此期後檢檢之或疎則事誠紛然
而起舉重焉戒懼難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
懈則必有聖人之責聖乎之功有知足以守之而不
論其保存之難又如此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者難易何如也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
歟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速然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之表則其負荷其難立其保存又不爲婦人之至難
者歟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固足以彰勸勸勸勸勸勸勸勸勸勸勸勸勸勸勸
矣然節義在婦人者神無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三百二十七卷閨節部

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輕者婦人盡之無少歎而節
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躬之豈非尤難氣分天地山川
精華之氣不幸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
朝廷於忠義者之不樂奸悍者之不謀此天下之所
以無難而無勸也乎德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
業足以顯之今之人不唯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墜天
下之事古之人同於婦人者已爲可恥今之人其
爲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乎於此重爲戚且媿矣諸君
于其母從歌詠婦人也乎

貞女論

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過者非
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末嫁而爲其夫死
且不改過者以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婦之
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
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嫁之禮所以身別錄
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
人也而己無所與操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聘
御授綏母送之門其半合卷而後爲夫婦初一禮不
備堵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
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過是六禮不具而自
違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
大義也天下未有庄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
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婚嫁既訖常有吉
日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致命女氏
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將曰爲婿使某致命女
氏許諾而不改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同具可以嫁也
苟畏喪女之父母使人誦請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

增有三年之喪矣喪而勿娶則嫁之也女子曰女未
 廟見而嫁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禮不附於貨故
 不執不若其不夫歸葬於女氏之黨不未嫁婦也未
 武嫁則不葬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為其適哉幼從父
 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為之降從
 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夫之遣
 成聘則夫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為誰
 屬也有廢廟之所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為
 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勸世可也夫先王之禮
 不足以勸世必如之而後可以勸世也乎

陳氏三節制碑

予治南靖二十三年檢閱陳氏三節事心其壯之欲修
 其遺豆而躬祠焉惟庶政艱且費難所出用茲展
 轉於懷心年冬將上縣事體最艱深念不肖之軀焉
 上守百里尺寸罔而報稱解是人心風俗地於節義
 不致有相之標焉有所烈如陳氏一婦一女而使之
 祀典闕然鄉里慨歎非所以慰人心表閭巷懷貞貞
 魂與朝報後德之化也遂數言地所賦詩詞人諱若
 子指歸陳氏傳春秋以記其事而予從祀日卒
 傳與陳氏子子諱昭使辭復魂無幾復為
 短歌三章敘陳氏事於而帶之嗣以爲常嗚呼萬形
 同盡我不知陳氏祖孫長一取義各得所欲甘情滿
 意含笑而逝也嗚呼自自後影一口同歸之可痛
 哉大義性至此乃後身名懿德豈淺下而後邪
 以依巾幗投諸流芳且其賢之兄紳紳繼升附青雲
 而爲士者乎書之以勸觀者

歷陳祖節忠烈表疏 何吾編

臣高祖二十四歲早世時高祖母陳氏年僅二十三
 歲獨生曾祖年三歲嗣鮮其功族多食譽於是刈
 孤養食者自祖高祖母而臣高祖母歿心石行
 矢死靡他節茹食日夜撫養自之愛之歷久彌堅
 臣祖高祖母長高祖母心漸舒暢可幸無恙天娶
 曾祖母鍾氏甫一年而曾祖母鍾氏母鍾母鍾母
 臣祖五月故連謀機反嗣者竟疑於某處路居有
 如狼虎高祖母隻身力禦無歸拜笑天之哀行路
 莫不痛心慟鼻臣祖母生曾祖母鍾母高祖母內無
 危難外亦族屬強利招孔祖以毒解投臣祖賴而
 祖母終竟得不死於難又與賊劫殺祖母夜半
 抱孫渡河若有神物憑之得不死於賊賊相實意
 爲族惡地奪相高祖母挺身訟於官千累萬苦歷十
 五年始復還以衣且食得不死於飢寒高祖母每夜
 挑燈和淚誦臣祖遺書臣祖母未病冠投匭學宮
 族慈計害愈殺臣祖垂垂不經訟事賴高祖母能獨
 法恩督學臣爲之懷恨堂上下莫不歎息事曰得不
 死於刀筆凡臣祖母節義有匪表之節兒婦子已極
 七哀撫撫尤深自感孤燈殘燭兩代殘燈之祿存
 千百瓜分之業從古忠臣義士猶或難之况臣高祖
 母肯殉女之親哉臣父生齒耕犁三代之臣高祖母
 母苦節狀未嘗不流涕沾襟也臣戊午公車臣母
 謂臣曰若汝輩一第得請旌高祖母苦節等於封章
 及我臣揮涕應之母亦下臣中式日報主家臣母
 寄銘臣曰吾幸向僥得見汝高祖母兩難典也臣

中 華 書 局 影 印

幸蒙恩題封臣父母公奉差開封持侍入深幸禮
 成便道歸省臣母必心先以是詢臣臣將何以仰
 對母謂臣伏讀大明會典一欲凡民臣節二十歲
 以前未及志守十歲以役不改者許旌表門閭又
 一欲節婦但係恩官數實到部雖有病故者亦准
 旌表查見在萬曆四十八年禮部通上施節婦以祖
 母苦節陳情兼呈旨下部行該地方官勘實題旌
 表其在部諸臣高祖母陳情奏業久獲恩蒙恩
 已表揚臣等奉明待從清切皇上首推不匱之恩
 豈及還咫尺龍光之下者乎謹備附臣高祖母終
 苦節履歷約父老呈呈在案伏乞勅下禮部轉行
 巡按御史查勘如臣言不謬准與題復如題差
 以見聖朝不負苦節之行雖地下貞魂託靈雲裏而
 鄉里傳聞人生孤危抗節及其子孫猶得以此當日歡
 歡酸苦之事聞之朝廷終無貽斯亦教孝教忠之
 端而爲子孫國報父祖之萬一也

顧節母傳序 馬之德

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所不可抑避聖人弗禁故風
 風不敢怨其母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乞之
 失豈可樂貴於此婦哉追訪世降離綱日靡貞節
 處起子冠賢者痛惡之矯枉過正遂多失中甚至
 南閭而稱寡未親迎而哭夫父母之命往奔附
 路之義以稱寡之不知非禮有司表其間以爲非
 常之行是亦未之察耳若夫中行之遠閭有自然之
 異性不在於名而脫俗也真所以之死節者蓋公
 不忘義私不忘恩義舉則知恥恥感則不厭是以
 沒齒無憾而近世所數大抵出于矯枉過正者多而

吾乃重有感于節六顧君之德配夏禩人也節六家世浙產爲山陰望族而一空蕭然第幾空諸人節口併食以供堂上甘脆俾嗣姑忘其家貧而節六亦以此釋內顧憂節六既區諸人不忍棄其孤以死霜燈夜雨黃口嗚咽石梁泉枯丹心不滅或視之則曰吾非好爲自苦但一舉措間恍若見亡人於左右顧盼之際乃親顏以爲此可乎嗚呼此殆所謂公不忘義私不忘恩而非以冷名勝俗者史子三節幼孝慈訓事母至孝及長以孝義舉爲郡牧養諸人畢生勤苦不自暇逸積累錫鉢手段富有而所以戒警其子孫僅若一室屢空時也其平生若無可與會登之美殆不可以跡求乎又將使憑賢者一過里故里而爲之序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閨媛典

第三百一十八卷目錄

閨節部藝文三

周南漢廣三章

名南行露三章

名南野有死麋三章

鄆風相見二章

伯姬引

黃錫歌

陌上桑

羽林郎

塞婦

杞梁妻

雜詩二首

貞女引

陌上桑

題貞女祠

列女操

節婦吟

貞女祠

貞女墓

山中墓婦

魏博妻

燕子樓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僅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提出廳

白髮青衫少慕梅居士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望夫臺

妾薄命篇

賦節婦王夫人

柏室詩

孤孀行爲鄆城節婦作

燕子樓歌

賈鹽婦

容齋沙溪木一首爲上幾歷氏婦作

大名劉節婦吟

節婦王氏

題節婦詩卷

題節婦

汾州北唐里石氏節婦

梁節婦

雙節室

吳節婦林氏

雙蓮詩二首爲重貞婦作

賦得夏母簪書文太君摩子

燕子樓

秋胡行

貞婦辭

閨節部紀事

閨節部雜錄

閨節部外編

閨媛典第三百一十八卷

閨節部藝文三

周南漢廣三章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苟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入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父因以資木起興江漢爲止而反復誦歌之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怨繭錯薪采芣苢于于歸林氏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

誰謂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難速我獄室家不足與

誰謂風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難速我獄室家不足與

含南野有北歌一章

南國被文子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
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野有北歌自北之有女杜春古十詩之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束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城我恥兮無使尻也

鄭風柏舟一章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其嫁
之故其妻作此自誓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汎彼南望實惟我懷之死矢靡
他母也夫只不諒人只

汎夜柏舟在彼中河汎彼南望實惟我懷之死矢靡
他母也夫只不諒人只

伯樂引

琴瑟要絳曰伯樂引者保母之所作也伯樂魯女
也為宋共公夫人公舊伯樂執節守貞魯襄公三

十年宋宮災伯樂在焉有司詰曰火將至矣伯樂
曰吾聞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違乎火而死

其傳母自傷行違傳母之過更援筆而歌歌曰
嘉名處分行彌託託節託託今令勿喪歌呼何辜遇斯

殃嗟嗟奈何惻斯賦

黃鵠歌

列女傳曰魯陶嫗者陶明之女也少好養幼孤無

羅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問其養料本焉雙聞之
恐不得覓乃作歌明之之不更二庭也魯人聞之
遂不敢復求

悲夫前說之垂暮今七年不變頭須得今不與我
同夜半悲鳴思其故遂天命垂暮今何復何傳母

婦念此分道下數行嗚呼哀哉分死者下可忘飛局
尚然分見於良良雖有智雖今終不同行

陶上表

一曰豈歌傳教有聖古今誌曰鄆郡女子姪秦
名羅敷為己人子康王仁後為趙王女今羅

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欲飲
秦之羅敷乃彈琴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焉樂府

前題曰古詩曰羅敷女為使君所遺羅敷盛誇
其大以拒之其前說不同

日出東南照我堂我堂日輝煌我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善采桑採桑城南陌綠絲低枝枝葉繁

頭上倏倏舞耳中明月珠網網為下裙繫網為上履
行者見羅敷下擔持歸來少年見羅敷脫帽著頭

視者忘其年雖有忘其歸來雖相忘但至都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君從東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而不足
十五頗有餘使君羅敷數言共共不敢數言前辭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
夫婿居上頭使君羅敷白馬從從騎騎皆繫紫馬

黃金絲馬頭腰中鹿盧刻可值十萬餘千府小史
二十朝人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豪白晝

繫紫頭有紫蓋豈公府府府中趨步中趨步中趨步
中趨步中趨步中趨步中趨步中趨步中趨步中趨步

皆言大婦姝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馬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城邊楊柳連理帶蘭笑歡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所無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輕過我廬

銀燭何煌煌蓋空即邀我就求求酒醉提提玉登
就我求珍珍有金釵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

不惜紅羅製何論輕賤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論多謝金吾子私愛徒慙慙

草述

友人阮元瑜早已傷其妻私慕為作此詩
高麗紛今交下木葉落今凄凄候馬門雪中歸燕

翩分徘徊去心感今惘惘白曰念分西顧守長夜分
思君魂一夕分九升恨延行今仰視星月隨分天翅

徒引領今入房驕自憐今孤枕願從君分終沒愁何
可分入懷

紀梁妻

梁妻從初明蘭氏齊早棄脫脫非一代千載炳遺文
貞夫淪昌後杜躬結君驚心脫白日長州崩秋雲

精微貴昇昇高城為隨填行人既迷飛鳥亦夫春
壯哉金石出出門形影分一隨塵壤清聲難離其論

雜詩一首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采桑何憊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何憊

傳聞兵失利不見來歸者吳處堪處何處吳車馬

對心懷落人客誤覆而下徒請久別離不見長溫慕

寂寂掩高門暮寒空廣廈待君竟不歸紅顏今就損

貞女引

梁簡文帝

借問懷春臺百尺雲雲霧北有武萊松南臨女貞樹

庭花對舞雩隨月依枝度但使明妾心無怨遂蓬

貞女引

沈約

貞女信無嫌傍鄰也見疑經生非惜賤嫌良足悲

傳方託嘉樹茲歡寄好詞

附上奏

唐李白

美女清樸束春還事驚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

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識妾本秦羅敷玉顏雖名都

縱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

寒暑愛碧草鳴鳳棲高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

徒令白日暮高駕空歸

題貞女祠

姚合

此女骨為土貞名不可移精靈閣何處賴漢空祠

水石生異狀松松無病枝我來方謝雨還清失歸期

列女操

孟郊

梧桐相得老鸞鴦雙雙貞貞負負夫捨生亦如此

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詩餘吟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君嫌雙明珠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君用心如日月

月事夫擬與同生死君若明珠妾淚何不相逐未

嫁時

貞女祠

許棠

何穴藏貞骨荒祠見舊顏顏靈應自在雲雨不相關

落日多鳴咽風樹百回唯疑千古後為瑞向人間

貞女墓

邵竭

生持節操死作貞魂貞鬼至今墳上春草木無花卉

山中寒婦

杜荀鶴

大困兵荒死守節孝婦彩髮雙垂桑榆晚來餐粥

稅田園荒後 尚散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

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魏博妻

周堂

麗社青松定所依依稀影蕭更改何枝機刀必割體可

斷勢石俱空心不移

燕于樓

宋文天祥

自別張公子歸婦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歲輕風誰

我道彭城門未步楚王廟問機在何處城東草如雪

絳州代不之理沒安足是因何張家老名與山川存

自古皆有死忠義長不沒但傷美人心不說美人色

正旦二十六日南窗數客勞嘉賓會東南

野人家辭花盛開門求觀主人林氏端出座

白髮青裙少婦獨居二十年吳越歌之餘作詩

記之

蘇軾

梁帶柳枝山腰房陰南子送春忙雨消近望紫含

笑始知堪寄紅梅柔落日孤獨知客恨短離離屋為

誰者王人白髮青裙少婦于美詩中黃四歲

望大臺

蘇軾

江上孤峰石為君遺夫不來空獨立去時江水拍天

流去後江移水成橋江移岸成空可知獨與高山化

為石山高身在心不移懸崖行人還行役

妾薄命篇

陳無已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遇命事上不盡年

起舞為主壽相送關陽所恐若士衣裳為人作春妍

有聲當徵天有淚當徵泉死者恐無知多身長自憐

賦詩婦王夫人

元虞集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汎汎淇水岸有松舟園門嚴嚴樂園自獨

至親其側嗚呼哀哉自後側入又爲自廟所殺乃
侍兒小名錄元和初進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尚將
軍同巷鄭謂西都柳設宴饒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
有一妓美姿容鄭憐之已柳語曰此沈真真良家
女雖能文辭請公一詞以定情好候公拜命即當送
賀公欣然應允詔出神仙傳聲聲聲絃詞輕白香
曲歌遏雲天未擬生芳秀何妨乞鄭元不損金谷
水橫過樓前柳大喜傳真真拜謝鄭至京除國子
博士柳見除日即送真真赴約及嘉祥驛聞還古物
故柳墮歡而返真真遂別居守節終身

因話錄鄭部郎中元直妻劉氏全曰之妹賢而有文
學者女儀一篇亦曰直謂夫人既寡居奉元元之教
受道養於吳筠先生精苦善孝長子固早有官歷
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格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
高臥盧山黎之長子濬好道不仕次子允進士及第
亦尚書元矣

十國春秋吳太子璉妃李氏南唐先主第四女也天
祐中聞爲太子妃及南唐受禪封永興公主妃中懷
憤恨國人呼公主爲流涕左右爲之慘感已而從太
子璉至池州璉薨妃還居金陵宮終身縉秀片去
容色不茹養血稱未以人嘗焚香對佛誓曰願兄
生世無其其作有稱之物年五十四歲疾坐以有光
如野長丈餘血口而出凡一夕始滅
宋史包拯傳拯初有子名樞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
守延不更錄拯嘗出其陳在父母家生子崔推撫其
母使謹視之幾死後娶于鄭名曰璉

古今圖書集成

三韓帖草鞋論者陳草鞋文畢長其補年少守節甚
苦身自織以給食顏面恆不梳洗足穿草鞋都里從
其夫姓呼爲草鞋令家人布布上橫橫上入爭買
之曰此草鞋夫人布不二人憤者也因以爲號

元史阿沙不花傳阿沙不花庫里國王族也初太祖
拔庫里王其幼無所依欲歸廷念無以自遣一父有
律牙肯背祖無失入營中繼之不去乃發詔督外置
所質其旁復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
乃發觀其妻者西極重賞曰第天欲吾我而東耶
不終此言官所宜有連驛驛駁子越數國至京師
盡歡其所有帝深賞之命司治部令具履歷以居
焉居二年調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爲而今何爲而
去且問所欲對曰臣妾首以國亂無主遠避陛下今
願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幸惟陛下維
恩無知顧思事陛下大善立名一子入宿衛而禮
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一子已從應宗伐蜀來達至
和寧恩宗恩宗崩將皆遣而子獨後心方以爲憂
過一古廟因入禱若聞神語通稱好面不知其故
問其國人遇漢語者知爲吉語還至舍則一子已至
矣遂留居焉
烏古孫魯魯魯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遂歸母
喪歸以京貲奉其杜氏以死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
三日不死乃復食
元史拜住傳拜住母忽烈氏年二十二家守節初
拜住爲太常監院後母方十二更就第讀書子適在
後園因舉動出稍後母聞聲問之曰官事不治若爾

所爲皆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克責一日入內侍夏英
宗素知其不飲是日遂以教臣既歸呼或曰天子試
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舊代祀
唐宗廟明侍侍左右母問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
對曰所得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生世勳德故
耳汝何有拜住之賢母教之也後對東平王夫人
樂毅私語曰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
本閩人父思慕商於閩溺死海中莊善不嫁攜產
歸并州機自遂成名士

觀耕錄王氏守素錢塘民家其夫丁棄家爲全真
道士於吳山之紫雲庵一日召守素人山自付四司
云鄉歌六十三妙用無人識趙范兩信忘忘空鎮常
寂坐抱一息而逝守素遂亦束髮誓守節遂上服奉
大遼麗二十年述不下山隨天陽贈之詩曰不見還
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
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斑雨在玉簫聲斷綠珠飛洞
門花落無人跡獨坐蒼苔補道衣
蘇州府志崇明西山人朱虎大德七年爲副萬戶父
左丞濟清守節其家虎妻年二十二沒屬官醫阮
點師欲娶之昇其二十歲後號泣來郡通結以死自
誓卒莫能奪故入王大相寺哀之賜金贖歸託居大
都未明尼寺明年以憂憤死後虎元子謙言於有司
至元己卯旌表其墓
虎妻與陳氏婦而攜居家鄰木客客悅其妻莫
能犯東夜分垣昇大莫其庭趾曰指爲竊訟於官婦
事元壇神奉虔勸告神妻神曰令告虎報爾仇木幾
客悟侶山中伐木黑虎躍出裝竹噓客去

崇明縣志生員盛某之母曾節孝廉舉之縣志不行曾
錫福通復後公請因竟復行何某末見一白婦老人在
門忽不見知爲士神即具申英

鹿山堂外記李妙惠揚州女嫁爲同里孝廉盧某妻
盧以下第被憤與其友下帷西山寺中幾絕人事久
無生育成化二十年有與同名者死京城鄉人誤傳

盧死父母信之居無何成太僕維揚以北來者不自給
父母憐李寡而貧欲奪其志遂之不可阻川鹽商謝
能博子移聞其美且賢也效幣請婚李自縊者再公

姑患之時李之父在外郡聞謝學李母僧能勸謝
股動防閑甚密李日夜哀泣聞者爲之憐淚既知勢
不可解乃勉從焉謝書與父訣同其德及歸謝未抗

志公爲謝之繼母亦揚州人與李有瓜葛李即跪請
願延斯須之命終身爲主母執役因堅誓母勞不去
謝故饒婢妾未及凌犯居數日李復患爲尼母姑唯

唯度還鄉無復之耳於時船先發而母及李繼之
至京口舟泊金山寺下母偕上寺酬饌有華墨在方
丈李取題壁間云一自當年拔亂風至今消息兩茫

茫菴棺不作橫全婦入地遺從衍桂郎彭壽題輓
宿夢還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挂雲帆
過筆堂款其後曰揚州盧某妻李氏題盧後會試登

甲榜授官至揚州父母乃知子存然無及矣弘治元
年修德廟廟僉僉進士姑蘇杜子問來汀召採事
未報使使促之過來知妻已嫁遂傳父母不敢言

然亦未忍別議遂行道出鎮江登金山見寺壁題不
覺驚咤問之寺僧曰有姑適過此留題去矣錄錄
其詩以去至江右寄書之徐方伯方伯曰誠難於

就從亂賊縱得之聲亦不雅宜以計取乎乃通臺疎
最點者一人讀以其故會熱語前說駕小艇沿道船
上下歌而渡之越三日忽聞船中女聲呼驚嘆曰此

詩從何來得未詳前說命李太驚曰揚州盧舉人其
死已久爾欺我也諒情達知所論語叩父母及妻各
一一不喪李遂掩泣曰我夫矣始告聞歎已疑之

恨未有聞今日偶值此院院母亦過鄰舟故得聞故
故歸可善爲我辭回當改之約握手曰去去速歸報
其夜依期舟來遂接李至公俸大妻歡會如初商賈

俱付母主其出入母轉以妾李及新婦觀歷歷分
明封誥完脫歡曰爾羽音進歸實公不迫而日彼
爲其主此亦爲其夫耳真婦也可重之時弘治一年

也
海昌董氏二十嫁爲朱俊妻三載夫亡子鍾甫遇
賊置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或勸曰子在而爾未滿漬

之諒耳乃強起炊食盡夜哭不絕聲聞者憐之載大
實弔以詩曰望夫歸定何時歸夫不則妻哭夫不
知此身不惜化爲石汝兒無母慈誰養年年青

吁嗟夫兮歸不歸又云兒勿哭兒哭傷母心汝翁棄
故去汝母愛汝不放兒何日兄當言何日兄當步
美兒兮苦復苦吁嗟兒兮莫作薄婦賢母後錄果

常樹立
常熟縣志正德間貢奚蒲鎮氏連居數次皆被火災
凡三夕始熄煙燼中有小樓三楹歸後存乃所謂
小四房者姑婦一入暮居樓中素事斗神方火熄時

燈焰四逼一人著袍但叩頭求救須臾見來者七
人立簷下舉袖麾之去屋宇而散

耳譚崑山舟師楊姓善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
于白金三十七八輩將行乞楊見而憐之因招
入舟收養之既久楊大婦以其力勤也愛之楊婦無

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之三歲餘產一女齡胖
肥三哭之甚哀成疾日漸壯嚴陷危楊夫婦始悔恨
罵罵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之新不

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爲薪三力使去則妻三挂帆行
矣二得枯枝上泊所入舟所在可致援轉入林行至
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費可致援轉入林行至

一所見戈戟森列獨白鳥爲之駭愕徐徑入林行至
間漸就聞寂無人僅有八大憲臣謀弔明使不知焉
何蓋蓋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于漢中再歸江濱

適有僑舟經其地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待而至
可附我去舟人許諾遂攜八大憲入舟行抵儀真
問居停主人家寄居何處視皆金珠也即其地情直得

如下服食起居并放矣既收重復復買妾一日行
過河下楊舟適在三藏之橋不知也三乃使人質其
舟去往湖廣買輜重營營船艙充初先是楊妻三時

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通吏綽婦女至死從從
是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嬌麗之驚語母曰容狀
甚似吾母母言之曰兒金夫有邪耶耶三不知死

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件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
取取紅笠戴之蓋三妻時初登楊舟有言也於是楚
妻之出相見與抱與愛愛而不生而楊夫婦皆謂

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局未幾劇
烈割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扇舉士從都別駕南公
直楊復山之穴縛其妻歸討平之功授武尉尉妻亦

從封云

情史類略南甯某少失怙恃歸陳氏抱于七月矣而叔某復懷私妬辱妻欲殺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并擊某左臂破裂血滿衣袖知不能容別婦出已剝部分藏其半為異日會微遠道置問業結益補諸木器刻飄零情悲久念忘家婦獨辨女紅日食與面自守于漸長又聞於叔不合謂者則躬往諷教或痛附鄰兒婦謀某兒亦嘗激攻少讀如二十一歲都屬起家為某縣令品端工午權楚少舉牙郭上以失父故常抱恨或欲飲冠遊竟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見堂下對器匠編組作勢露傷良疑之令童子問匠何處人曰南安因悉其遊叔棄棄子出以始未復問汝血和何在夫驚曰夫夫人何絲却即出持神合太夫人所藏如一遂登堂大物越呼樓金人匠汝父也退而對拜膝下解衣進飽歡言百城

江陰縣志趙侯嶺以嘉靖丁未纂修縣志聘張木南袁同諸生林文煥徐鳴玉劉桂爵登吳應五人數年開局延聘書院林徐於志中意制二節婦餘人竝心非之而無如林徐之堅執是夜月皎皎其步院門外林與徐獨見三婦跪訴神前以兩人沒其苦節也林徐驚汗浹背出以語三人皆云無所親林即獲疾五日沒無何徐亦病歿

順德府志高節婦某在南和縣五十里某婦聞知縣劉理府廉操操石村落里人不知遂以節婦葬埋昇至縣村人越進夜夢節婦告曰吾故碑為縣所取幸為取還既葬日於縣然車輿已成莫知所在有磐石

樂置機側索之果得婦婦詳述還之

名山藏本行記章起宗吾江人生而孤母林守節起宗奉母至孝過繼翁先生親長跪首拜求其文詞以彰母節為母請於朝襄得旌表假貨行錢以奉之徐年乃得之既而鄉人各名其里曰節孝以志其母子後三十餘年所居四鄰皆火燭其母旌節幼然於完時嘉靖中旌表

情史類略瑞州劉舉人文光歷舉人選縣儒之世會試京師度從老嫗買妾偽指劉曰妾劉君也女即拜劉明曰誓歸劉歸劉曰娶妾者應也非我也嫗歸語女女喜曰我既拜劉某已許之豈易易志不然而有死而已劉不得已日後三年方得妻女失無他道劉遂納聘赴南雍酒為別辭詩云玉手纖纖捧玉杯仙郎南去幾時回天遊到處生芳草記取殘寒雪裏梅

朱小姬名琴字心勝其先姑蘇人母嘗人以犀紋投其懷感而孕乃字曰犀生四歲父商窺落間不返母又善病值歲穰乃從之攜小姬留人于姓者與其母故中表稍周貸之已而富人又以貴入京資益甚母利入金賣為金家姬故又名金琴時年十二玉膚雪貌風骨媚人喜閉戶焚香鼓琴為寶鳳之音聞者莫不歎久之乃人武庫人鄭翰卿方僑居西湖夏日偕友人陳伯蕭生長堤綠陰中見小姬紅妝故者知為琴初與語悅之奏亦悉姬名士遂與俱歸伯蕭贈詩曰相連剛道不堪銷抱得雲和曲未調蓮子有心張靜柳枝無力重扶嬌春風訪問流蘇

數夜月高樓碧玉簫某德西陵松柏下斷腸只合在今宵居月仲葵結掩不捨郎乃出屏轉為贈琴見之曰此吾母妾微也或者其夫乎鄭乃出重資聘之琴既嫁遂辭去歸鄉親勞作工女紅與鄰居吳山之麗且半數值日妓周麗卿者以他事被逐歸周惡匿不出歸卿與族守令皆相交乃以一絕為之從史牟得脫詩云不掃蛾眉眉自媚傳情多病老徐娘腰肢剩有梅花瘦劉史有局也斷腸家宋樓車苑邊聞人湖上返春燈使君打馬開團扇一夜驚黃飛上天及論卿攜家入宮謀命之假父素無親視鄭遂脫乃慕恐少數人遇之遂會鄭歸之廟室中焚斷髮失曰吾寧有死不受辱人自計不能犯之婦居閨之當道微下一令君難治之令曰義君為他人居閨乃有打鬪驚驚驚許不意遂成奇識因捕治諸惡少置之法而斯琴歸鄭其斷詞云偷兒良婦也雖藉期年願得好遂而偕老鄭卿才士也傾賞三解將攜淑女以于歸何期勢德之無良沒沒風驚之失偶相如雅器臨平令甚恥之棄之行雲空吟嘆不虛也凌雲吹氣幸逢合浦之珠向日琴心堪並香雪之柳驚驚涕淚面之歡行堪比翼鬼域滔水中之影散復合沙任得一片雲帆攜作人間春色蘇長公之原意風流誠得數言為三尺說夫豈長貧賤用聯聯臂以百年後十年寒生三千皆詔秀徐與公寄之詩曰秋某何須作蝶蝶書堂紅拂白儒才侯陽公子遠輕道湘浦佳人解佩來纖手星欄杯合香玉聞春早晚安眠賦詩十明珠換掌上于今有蚌胎舉義高太史曰米小姬美不受辱卒歸鄭生身名俱先可謂貞婦矣

四川總志太倉學正楊爾緒以寇亂流離秦晉間不歸其妻苦守無一志後聞爾緒尚有斷指封書寄之遂得復合

江陰縣志卷五 興治公餘日錄序什武興時適蒙邵
憲庭表拜師鄉人氏先期嫁入邑邵某民徐信者也
其子文範年六十失用爲奴一置金釵一覆文
釵顧彩影云吾昔被吹喧通市秦成托焉遇別船一
云食余取謂年苦嗟誰方知此日廿一地無塵
土沾刺天中有流波數扣舟以竟坐聲遠迎遍城
市薛婦衣裾輕似僧官還至其家奉茶立俸意圖
臣職之端遂風厲俗久觀民之百勝竭此心而

四川總志敘州府南溪縣昔有婦人夫喪無子事姑甚孝強嫁不從後婦沒其室中忽一大石湧出形如婦人時號貞婦石至今尚存

楊玉山松江商人也性愛小妓積丹帕數十以為帳
號百喜帳南京有女妓曰張小三者不肖就門戶日
能妻我者乃與之諧楊以稅事入京闕而懇求之捐
數千金成婚踰月欲隨還家曰奴故妾之矣今不歸

君當歸子物如不敏許約以半載爲期及去裴
四志不諱乃歸母始知何數虧登楊母恨其誤謀
四五至不諱乃歸母始知何數虧登楊母恨其誤謀
久之有日朝削髮一十年出來爲一空勞女未指
明張惶其不來使使訪楊母乃扇扇下江面逃
楊氏之虛空當其母母後母後大動子其苦因逃
我之蘇安當爲君君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器具以爲有救其子又出以物物以死之賈爲
子約事留待後年一午楊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之守其他不去妻其妻其妻其妻其妻其妻其
自量何爲因此與我苦若苦若苦若苦若苦若
氏小也有不朽之誓此誓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福之勞短且不悔者不爲不爲不爲不爲不爲

高淳縣志卷之七 藝文志 七
志崇禎辛巳歲大旱斗水如金或闕至斃民止田三
畝方不能致水土盡裂惟日夜灑天忽出內湧泉獨
出竟復有秋人皆異之庭前植槐子一本年年花盛

諸年八十歲，金花帖括，宣慰縣人。姻家某姓者，與官城徐學伊相鄰，都察院附郭。某姻家請出書曰：「君村西北去七十里，昔有鍾離有詞：『草知之，千實，黃行不可，也。』」官察問吳龍公，當必得之。某長今經其略，則於達達龍分糧覓食之漢，故得之。吳於天下終無路以達龍，吳失水，惟不於一，不抱陷，而女而傳魂，野在雪而碎玉。面今披霜，面深林，林妹姑之白，骨泣良人而無穿，我懷悲，幼及一，適於過，其從從以如我之初心。徐以書問吳，吳然也。過其弟，親至乃恍然曰：「得毋以書問王官，年十餘年，雖未親親長壽寺佛，又劫掠京賓，順時既喪之，祖葬以葬舅姑，兩女及笄，此子人而不能過，以斷歎，猶佛成矣，而卒其詞者，仙仙萬壽慈耳。」